

基于秘密分享的学前儿童对友谊关系的推断*

陈水平¹, 谢君晴², 汪琳³

(1.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南昌 330038; 2. 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 南昌 330099;

3.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云溪幼儿园, 南昌 330038)

摘要:秘密是隐藏在内心深处的东西,人们通常会与亲密的人分享和披露秘密。因此,追踪人们知道彼此的秘密可以作为社会关系的线索。本研究开展两个实验探究秘密分享对学前儿童推断友谊关系的影响。105名和60名幼儿分别参与实验1、实验2。实验1发现5岁以下的儿童大多数认为主角分享物质资源(玩具)的对象是主角的朋友,5~6岁的儿童大多数认为主角分享秘密的对象是主角的朋友,选择被分享秘密的人是分享者更可能的朋友的人数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实验2发现与分享积极的秘密信息和物质资源相比,大部分5~6岁的儿童更倾向于认为分享消极的秘密信息的双方存在友谊关系。研究结果说明至少5~6岁的儿童理解分享秘密的社会意义,并且5~6岁儿童把分享消极的秘密作为友谊关系更有力的标志。

关键词:学前儿童;秘密分享;物质资源;友谊关系

中图分类号:B8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84(2020)06-0531-07

1 问题提出

秘密不仅包括那些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东西,也包括那些我们只愿意与某些人分享的东西(Van Manen & Levering, 1996),隐藏是秘密的决定性特征(Bok, 1984)。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吐露秘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宣泄情绪,减轻压力,有利于健康(Frijns & Finkenauer, 2009)。但同时,吐露秘密也有可能损害保密人的声誉。因此,人们在决定是否与他人分享秘密时特别小心(Kelly, 1999; Norton, Feldman, & Tafoya, 1974)。为了确保别人确实会保守秘密,成年人通常是有选择性地向他人披露自己的秘密:一般来说,他们会选择与在情感上感觉亲近的人分享秘密,比如伴侣,父母,以及关系亲近的好朋友(Finkenauer et al., 2002)。可见,人们把秘密传递给他人这一事实可能意味着秘密分享模式可以作为社会关系的可靠线索(DeScioli & Kurzban, 2009; Rotenberg, Michalik, Eisenberg, & Betts, 2008)。相比于分享其他信息,分享秘密信息更加能够代表友谊的亲密性,人们能够通过分享秘密信息的模式来判断社会关系,与他人分享秘密信息是建立和巩固友谊的关键(Bellman, 1984)。

对幼儿而言,秘密的产生意味着幼儿内心世界的诞生,它是幼儿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联系的重要中介(尼尔·波兹曼, 2000)。“保守秘密与披露秘密不仅涉及到每个不同个体个性的形成与体验,还有利于幼儿体验自我成就感,提高自我控制力,增强

社会能力,这个过程是幼儿未来决策能力的基础>Last & Aharoni - Etzioni, 1995)。虽然到目前为止很少有关于儿童是否理解秘密披露可以表明友谊模式的研究,但社会关系确实指导了儿童如何分享自己的秘密。学龄前儿童有选择地向朋友和父母倾诉,而不是熟人和陌生人(Vrijet et al., 2002; Dunn, 2004; Rotenberg, 1986; Watson & Valtin, 1997; Bottoms, Goodman, Schwartz - Kenney, & Thomas, 2002)。父母对孩子的理解程度越深,儿童对父母的分享秘密行为就越多(Bumpus & Hill, 2008)。孩子在父母前面保守自己的秘密不向他们倾诉反映了不太和谐亲子关系(Dykstra, Willoughby, & Evans, 2020)。在6岁或7岁时,孩子们避免传播关于他们朋友的负面信息(Kim, Harris, & Warneken, 2014),并且更有可能保守他们的内部成员的秘密(Misch, Over, & Carpenter, 2016)。随着年龄的增长,至少7~8岁的孩子们认为会为他人保守秘密的人更能成为朋友(Furman & Bierman, 1984)。Van Manen 和 Levering (1996)研究发现10岁的儿童开始用友谊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行为,12岁的儿童认为自己有为他人保密的责任,对他们而言,秘密和友谊的关系十分紧密。虽然已有研究发现幼儿更愿意在亲近关系和友谊关系里分享秘密和保守秘密。但关注孩子是否了解其他人能够根据如何保守和披露秘密收集关于友谊的社会信息的研究却很少。因此,本研究考察儿童是否可以使用秘密分享的模式来推断友谊关系。

*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冲突情景下3-6岁幼儿因果推理的发展特点及其机制研究”(DHA170341)。

过去的研究表明,幼儿清楚地了解分享物品与友谊之间的联系:他们期望人们与朋友分享(DeJesus, Rhodes, & Kinzler, 2014),并期望违反这一规范的人感到难过(Smetana & Ball, 2017)。事实上,相比于非朋友和陌生人,幼儿更有可能与朋友分享自己的物品(Moore, 2009; Paulus, 2016; Paulus & Moore, 2014; Yu, Zhu, & Leslie, 2016)。Jennifer 等(2018)研究也发现与陌生人和非朋友相比,孩子会将更多的奖励分享给朋友。另外,相比于陌生人,幼儿指导别人有偏袒地把更多的物品分享给自己的朋友和家人(Olson & Spelke, 2008),并期望别人能有偏袒地与自己的朋友多分享(Paulus, Christner, & Wörle, 2020)。Paulus(2016)的研究显示:在分享时,孩子们甚至倾向于给予富有的朋友而不是贫穷的非朋友,这表明社会关系在分享时优先于平等。可见,幼儿能利用资源分享作为友谊的线索,并预测某人和他/她所支持的人可能是朋友(Liberman & Shaw, 2017)。那么,对于3~6岁幼儿来说,分享物质资源与分享秘密,哪一个才是推断友谊关系的更有力指标呢?或两者都是呢?已有研究甚少探讨这一问题。因此,本研究关注秘密对于儿童成长中自我意识和友谊关系发展的积极作用。研究幼儿是否能够通过分享秘密推断友谊关系?以及当第三方分享的秘密内容性质不同时,儿童如何推断友谊关系?

4~6岁的幼儿把分享物质资源与友谊联系起来:他们认为某人和她/他给予更多资源的人可能是朋友(Liberman & Shaw, 2017)。Anagnostaki 等(2013)研究发现性别和年龄对于儿童分享秘密信息和非秘密信息的研究结果影响不大,年龄较小的儿童(3~4岁)与年龄较大(5~6岁)的儿童表现是一致的。邓素云(2019)的研究通过观察法和调查法发现:中、大班幼儿选择被分享物质者和被分享秘密者为分享者的好朋友的人数相当,两者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这说明分享秘密和分享物质一样都是友谊关系的线索。Liberman 和 Shaw(2018)的研究通过使用简单的第三方插图让儿童对第三方社会关系进行预测,结果发现3~4岁的儿童与5~6岁的儿童相比,更多的认为分享物质资源的他人可能与分享者之间存在友谊关系。至少到6岁,孩子们认为分享秘密可能比分享物质资源更能说明友谊。不同的研究结果可能与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有关。由上可知,儿童能够根据他人与自己社会关系的不同,来进行不同的资源分配。那么,不同的资源类型(物质资源与秘密信息)是否对不同年龄阶段儿童推断友谊关系有影响呢?儿童对于秘密的理解和推断与心理理论有关,而心理理论的出现是比较早的,大约在5岁左右(Jingjing, 2015; Jennifer et

al., 2018)。因此形成研究假设1:与分享秘密信息相比,3~4岁的儿童认为被分享物质资源的人更有可能是分享者的朋友和研究假设2:与分享物质资源相比,5~6岁儿童认为被分享秘密信息的人更有可能是分享者的朋友。

关于不同信息分享和不同性质的秘密分享对儿童推测友谊关系的影响,已有研究发现:孩子们明白不同的内容是与不同的人分享的,儿童会与大部分人(可能不是朋友)分享积极的事实,而相比于积极的事实,儿童更多的与朋友分享个人秘密。相比于那些可能会破坏自己声誉的信息,儿童更愿意分享那些能够提高个人社会声誉的信息,比如自己在比赛中获得荣誉(Shaw & Olson, 2013; Liberman & Shaw, 2017)。Anastaki 等(2013)研究表明:年幼的孩子在一定程度上能根据内容区分秘密和非秘密信息,并选择向朋友分享更多秘密信息,在分享秘密之后产生的彼此亲密感情更加强烈。Pipe 和 Goodman(1991)的研究对比了6岁和9岁儿童,结果表明6岁儿童不能识别含有负面内容的秘密,而9岁儿童已经可以识别。儿童的秘密中可能含有许多负性和道德上不被允许的内容,这会导致儿童的心理和社会适应不良,对于儿童的成长是不利的(Bumpus & Hill, 2008)。Liberman 和 Shaw(2018)的研究也在其研究展望中提及:秘密分为积极的秘密和消极的秘密,孩子们可能认为消极的秘密信息才是他们心中的秘密。消极的秘密容易引起保密人消极的情绪,翟苏敏等(2019)的研究表明:儿童情绪社会分享显著正向预测友谊质量。为了探究不同性质的秘密信息是否会影响儿童的判断,又是如何影响儿童的判断?因此,本研究引入带有不同性质的具体秘密分享变量并形成研究假设3:与分享物质资源、积极秘密相比,5~6岁儿童认为被分享带有消极秘密信息的人更有可能是分享者的朋友。

2 实验1:不同分享资源类型对幼儿推断友谊关系的影响

2.1 方法

2.1.1 被试

本研究参考前人研究的样本量(Liberman & Shaw, 2018; Anagnostaki, Wright, & Bourchier - Sutton, 2010)事先决定样本量为每个年龄组30人左右,在达到样本量后停止收集数据(实验二同)。年龄跨度40个月到70个月。其中3~4岁幼儿40名(月龄 $M=43.05$ 个月, $SD=1.78$),4~5岁幼儿34名(月龄 $M=54.50$ 个月, $SD=1.48$),5~6岁幼儿31名(月龄 $M=67.42$ 个月, $SD=1.34$)。选择这一年龄段幼儿的原因是3~4岁是中国儿童因果推理的快速发展期(李红, 2015),4~6岁的幼儿已经出

现并且拥有稳定的能够定位两人甚至多人之间关系的能力,也就是拥有能够理解秘密的逻辑基础(Wimmer & Perner,1983)。

2.1.2 实验材料

实验材料包括四张 A4 纸大小的故事卡片,每张卡片上印有分享者和被分享者三个人物(他们分别放置在三角形的三个角,分享者放顶端,两个被分享者放底端)。一台便携式摄像机(本研究是在获得老师和家长允许后进行,以下同)。

为了避免被试有性别偏好,研究对三个人物进行了性别平衡,形成了四张卡片(男-男-男、男-女-女、女-男-男、女-女-女);为了避免被试受分享的资源类型呈现顺序的影响,研究对分享类型做了顺序平衡;为避免幼儿对颜色和形状的偏好,研究将人物颜色设置为黑白线条,没有明确颜色;为避免陌生环境对幼儿的影响,实验选择在幼儿园的绘画室、舞蹈房、绘本馆等幼儿熟悉的场所进行。

2.1.3 实验设计

3×2 混合实验设计,自变量包括年龄(三个水平:3~4 岁、4~5 岁、5~6 岁)为被试间变量和分享的资源类型(两个水平:物质资源、秘密信息)为被试内变量。因变量是儿童选择分享物质资源和分享秘密信息的频数。

2.1.4 实验程序

实验采用实验员与幼儿一对一交流的方式进行。主试以图片和讲述的形式为孩子们呈现一个故事片段,向幼儿展示故事卡片,介绍卡片上一个三角形图形周围的三个角色。上面有一个角色,下面有两个人物角色。主试向幼儿解释“秘密”的意思后,告知幼儿上面的人与其中一个人共享个人秘密,陈述秘密涵义:“只有这一个人知道秘密,上面的人不希望其他人知道”,并与另外一个人分享物质资源(玩具),随后主试询问幼儿下面两个角色谁更有可能是上面这个角色的朋友。幼儿自己选择被告知秘密的人还是被分享玩具的人是主角的朋友。

2.2 结果

3~4 岁儿童被试人数为 40 人,由于一男童没有回答问题,可用数据为 39 人;4~5 岁儿童被试人数为 34 人,由于一男童没有回答问题,可用数据 33 人;5~6 岁儿童被试人数 31 人。不同年龄阶段的幼儿选择分享物质资源与秘密信息的人的频数见表 1。

表 1 三个年龄儿童选择不同资源类型的人数

	3~4 岁	4~5 岁	5~6 岁
物质资源	32	21	10
秘密信息	7	12	21
合计	39	33	31

首先,为了考察幼儿对友谊的推断是否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发生了变化,我们进行了二元逻辑斯回归模型,以选择被告知秘密的人为主角更有可能的朋友为因变量,以年龄为预测变量,结果显示年龄有显著的影响($\beta = 1.137, p = 0.000$)。说明选择被告知秘密的人作为主角朋友的可能性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加。接着,采用二项概率检验做每一个年龄段对选择被告知秘密的人为主角的朋友的差异。3~4 岁幼儿选择被告知秘密的人是主角的朋友人数显著低于选择被分享物质资源的人($n = 7, N = 39.18\%, p < 0.001$),实验结果支持研究假设 1:与分享秘密信息相比,3~4 岁的幼儿认为被分享物质资源的人更有可能是分享者的朋友;4~5 岁幼儿选择被告知秘密的人是主角的朋友人数与选择被分享物质资源的人无显著差异($n = 12, N = 33.36\%, p = 0.163 > 0.05$);5~6 岁幼儿选择被告知秘密的人是主角的朋友人数高于选择被分享物质资源的人,呈边缘显著($n = 21, N = 31.68\%, p = 0.071$),实验结果支持研究假设 2:与分享物质资源相比,5~6 岁幼儿认为被分享秘密信息的人更有可能是分享者的朋友。为了更直观地呈现,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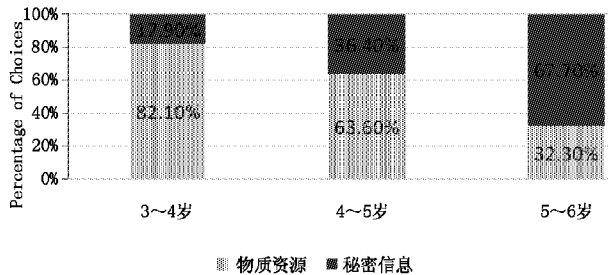


图 1 三个年龄幼儿选择不同资源类型的人数百分比

2.3 讨论

实验 1 发现选择被分享秘密的人是分享者更可能的朋友的人数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具体来看,5 岁以下的儿童大多数认为主角分享物质资源(玩具)的对象是主角的朋友,5~6 岁的儿童大多数认为主角分享秘密的对象是主角的朋友。这与 Liberman 和 Shaw (2018) 和 Anagnostaki, Wright 和 Papathanasiou (2013) 的研究结果一致,即:对 5~6 岁的幼儿来说,分享秘密比分享物质资源是友谊关系的更强烈指标。总的来说,很少的 3 岁幼儿,大部分的 4 岁幼儿,几乎所有的 5 岁幼儿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自己与他人的心理状态(Peskin & Ardino, 2003),能够理解自己与他人的心理状态的幼儿才能根据不同类型的分享物(物质资源与秘密信息)的分享情况来推断第三方之间的友谊关系(Stack &

Romero - Rivas, 2020)。

进行实验 1 过程中有幼儿询问,“主角分享的是什么样的秘密呢?”此提问引发笔者思考:是否不同具体内容的秘密或不同性质的秘密会影响儿童对友谊关系的推断呢?以往研究表明,包含保密语义的惊喜信息也可能被幼儿视为秘密信息,这说明不同内容的秘密信息对幼儿理解秘密会有一定影响(Rotenber et al., 2008; Anagnostaki et al., 2010)。Liberman 和 Shaw(2018)研究也提及秘密包括了消极秘密和积极秘密,孩子们可能认为消极的秘密信息才是他们心中的秘密。因此,我们将在实验 2 中探究当我们将积极的秘密信息和消极的秘密信息,分别与物质资源相比较时,孩子认为哪个更能代表友谊关系。实验 2 首次将分享积极的秘密信息与分享消极的秘密信息以及分享物质资源与幼儿推断友谊关系相结合,进一步探究了秘密分享对学前儿童推断友谊关系的影响。

3 实验 2:不同条件类型对幼儿推断友谊关系的影响

3.1 方法

3.1.1 被试

实验 2 随机抽取了幼儿园 5~6 岁的 60 名幼儿参与实验 2,年龄跨度 65 个月到 70 个月(月龄 $M = 67.19$ 个月, $SD = 1.19$)。将他们随机分到两种条件中,即:积极的秘密信息-物质资源条件(A 组)和消极的秘密信息-物质资源条件(B 组)。A 组 30 人, B 组 30 人。所有被试未参加过类似实验。

3.1.2 实验材料

实验 2 所用材料与实验 1 完全相同,只是改变了情景故事中赋予的信息内容。在实验的过程中,由摄像机对被试的选择进行记录。为了避免实验材料、分享的资源类型等对被试的选择产生影响,实验 2 采取了与实验 1 相同的方法对它们进行了平衡。

积极的秘密信息内容:“这三个小朋友在一个幼儿园上学,请你看看,下面这两个小朋友,哪一个是上面这个小朋友更好的朋友呢?上面这个人(用手指着)分享给了这个小朋友一个好玩的玩具,同时呢,上面这个人(用手指着)告诉了下面右边这个小朋友(用手指着)一个秘密:(主试讲故事时需要用手指人物)他今天很开心,因为他被老师表扬了,还当了小老师。”陈述概念:“你知道秘密是什么吗?秘密就是一些不会告诉别人的事情。他只告诉了这个小朋友。”重新提问“那你觉得下面这两个小朋友谁是上面这个人更好的朋友呢?”“为什么?”

消极的秘密信息内容:“这三个小朋友在一个幼儿园上学,请你看看,下面这两个小朋友,哪一个

是上面这个小朋友更好的朋友呢?上面这个人(用手指着)分享给了这个小朋友一个好玩的玩具,同时呢,上面这个人(用手指着)告诉了下面右边这个小朋友(用手指着)一个秘密:(主试讲故事时需要用手指人物)他妈妈出差的时候他偷喝了牛奶”陈述概念:“你知道秘密是什么吗?秘密就是一些不会告诉别人的事情。他只告诉了这个小朋友。”重新提问“那你觉得下面这两个小朋友谁是上面这个人更好的朋友呢?”“为什么?”

3.1.3 实验设计

单因素完全随机实验设计,自变量为条件类型(两个水平:积极的秘密信息-物质资源、消极的秘密信息-物质资源),因变量为选择分享物质资源和选择分享秘密信息的幼儿人数。

3.1.4 实验程序

将被试随机分为两个条件下的两组:积极的秘密信息-物质资源(A 组)和消极的秘密信息-物质资源(B 组)。

积极的秘密信息-物质资源组:主试以图片和讲述的形式为孩子们呈现一个故事,向幼儿展示故事卡片 A,介绍卡片上一个三角形图形周围的三个角色。上面有一个人物角色,下面有两个人物角色。幼儿被告知上面的人与其中一个人共享带有积极的秘密信息,陈述秘密含义:“只有这一个人知道秘密,上面的人不希望其他人知道”,并与另一个人分享玩具。随后主试询问幼儿下面两个角色谁可能是上面这个角色的朋友。幼儿自己选择是被告知带有积极的秘密信息的人还是被分享玩具的人可能是主角的朋友。消极的秘密信息-物质资源组:除了告知被试上面的人与其中一个人共享带有消极的秘密信息,并与另一个人分享玩具不同外,其余与 A 组一样。

为了确保幼儿认为主试所述的故事是一个秘密,在实验程序当中,一方面我们特别强调“无论是积极的秘密信息还是消极的秘密信息,这个秘密都只有这个人知道,分享者不希望其他人知道。”另一方面,根据儿童语言能力相关理论(卓美红, 2008),儿童会认为通过秘密词语表述但实际不一定是秘密内容的信息内容是秘密信息(Anagnostaki & Papanastasiou, 2013)。

3.2 结果

实验 2 中积极的秘密信息-物质资源条件(A 组)和消极的秘密信息-物质资源条件(B 组)各 30 人的数据纳入统计,选择不同选项的被试人数见表 2 和表 3。

表 2 A 组选择不同备选的幼儿人数

	A 组
分享积极的秘密信息	12
分享物质资源	18
合计	30

表 3 B 组选择不同备选的幼儿人数

	B 组
分享消极的秘密信息	22
分享物质资源	8
合计	30

参考 Liberman 和 Shaw(2018)研究三的统计方法,对 A、B 两组选择不同的资源类型的人数进行交叉列联卡方检验,结果发现:选择分享消极的秘密信息的幼儿人数显著高于积极的秘密信息的人数($\chi^2(1, N=60)=6.787, p=0.009<0.05$)。具体来看,在分享积极的秘密信息-分享物质资源条件下,选择二者的幼儿人数分别为 12 人和 18 人,百分比分别为 40% 和 60%。二项概率检验结果显示:选择分享物质资源和分享积极的秘密信息的幼儿人数没有显著性差异($p=0.362>0.05$)。这说明在分享积极的秘密信息和分享物质资源的条件下,幼儿选择的机会相当;在分享消极的秘密信息-分享物质资源条件下,选择二者的幼儿人数分别为 22 人和 8 人,百分比分别为 73% 和 27%。二项概率检验结果显示:选择分享消极的秘密信息的幼儿人数显著高于选择分享物质资源的人数($p=0.016<0.05$)。这说明在分享消极的秘密信息和分享物质资源的条件下,选择分享消极的秘密信息的人更多。实验结果支持研究假设 3:与物质资源和积极的秘密信息相比,5-6 岁幼儿更倾向于认为被分享带有消极的秘密信息的人是分享者更好的朋友。为了更直观地呈现,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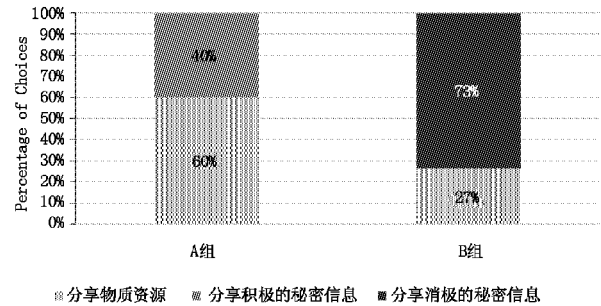


图 2 幼儿选择不同条件类型的人数百分比

3.3 讨论

实验 2 发现 5~6 岁的幼儿选择被分享消极的秘密信息的人为分享者的朋友的人数显著高于被分

享积极的秘密信息的人数;选择分享积极的秘密信息和分享物质资源的人数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而在选择分享消极的秘密信息和分享物质资源时,会认为分享消极的秘密信息是分享者的朋友。

实验 2 中 5~6 岁幼儿选择分享物质资源和分享积极的秘密信息的幼儿人数无显著性差异。而实验 1 的结果显示:相比于选择物质资源,5~6 岁幼儿更倾向于选择被分享秘密信息的人为主角的朋友。两个实验不同的结果可能的原因一方面是实验 1 中的秘密信息没有具体的内容,幼儿会将自己认为的秘密的具体内容代入。而实验 2 中的秘密信息为具体的带有积极的秘密信息。另一方面,我们知道,人们可以根据自身的信息披露模式来区分秘密信息与非秘密(Rotenberg, 1995),“即使是 5~6 岁的幼儿也拥有能够根据内容区分某个信息是否是秘密的能力”(Anagnostaki, Wright, & Papathanasiou, 2013)。以往研究也发现,幼儿对名誉的推理通常与他们在 5~6 岁左右对秘密的社会意义进行推理的能力同时发展,5 岁的幼儿已经会通过一些方式积极的提升自己的声誉(Herrmann, Keupp, Hare, Vaish, & Tomasello, 2013; Silver et al., 2018)。在实验 2 中选择分享积极的秘密信息的人和选择分享玩具的人无显著差异,原因可能是在幼儿的信息披露模式中,积极的秘密信息被幼儿理解、加工为荣誉性信息。3~6 岁年龄阶段的幼儿以他评为主,幼儿想要分享积极的事件,积极的提升自己声誉,或者获得他人的赞许,就可能会想要向其他人分享积极的秘密信息。

实验 2 的结果也意味着幼儿把分享带有消极的秘密信息当作友谊关系的线索。幼儿在 5~6 岁以后才对秘密与友谊的关系有更深刻的理解,分享带有积极的秘密信息与分享物质资源对幼儿来说,都不能够充当推断友谊关系的重要线索。消极的秘密信息更多的意味着自己想要隐藏的秘密,分享对象一般是幼儿觉得信赖、亲近并会为自己保密的人。已有研究结果也表明即使年龄很小的幼儿,也会更多的分享积极信息,不会随便向他人分享秘密(Kim, Harris, & Warneken, 2014)。因此 5~6 岁幼儿会将消极的秘密信息作为儿童友谊关系的象征,同时也说明幼儿在理解秘密的内涵时,可能仅认为消极的秘密信息是秘密。在中国文化中,人们更倾向于表现积极情绪(刘安庆, 2006),且有研究发现儿童对消极情绪的掩饰更多(Underwood, 1997)。消极的秘密信息包含消极的情绪,更容易被幼儿认为是秘密。

4 结论

(1)与分享秘密信息相比,3~4 岁的幼儿认为

被分享物质资源的人更有可能是分享者的朋友；

(2) 与分享物质资源相比, 5~6 岁幼儿认为被分享秘密信息的人更有可能是分享者的朋友；

(3) 选择被分享秘密的人是分享者更可能的朋友的人数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5~6 岁幼儿比 3~4 岁、4~5 岁的幼儿更能理解分享秘密的社会意义。

(4) 与分享积极的秘密信息和物质资源相比, 5~6 岁的幼儿更倾向于认为分享消极的秘密信息的双方存在友谊关系。

参考文献

- 邓素云. (2019). 中大班幼儿对“好朋友”的理解研究(硕士论文). 江西师范大学, 南昌.
- 刘安庆. (2006). 幼儿情绪理解的发展及其与社会行为、同伴地位之间关系的研究(硕士论文). 山东师范大学, 济南.
- 李红. (2015). 中国儿童推理能力发展的初步研究. *心理与行为研究*, 13(5), 637-647.
- [美] 尼尔·波兹曼著. (2000). 童年的消逝(章艳, 吴燕荃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翟苏敏, 高峻峰, 周奎奎. (2019). 儿童情绪社会分享与友谊质量的关系: 孤独感的中介作用与亲子关系的调节作用. 第二十二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摘要集.
- 卓美红. (2008). 2-9 岁儿童情绪理解能力的发展研究(硕士论文). 浙江师范大学, 杭州.
- Anagnostaki, L., Wright, M. J., & Bouchier - Sutton, A. J. (2010). The semantics of secrecy: Young children's classification of secret content. *The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 171, 279-299.
- Anagnostaki, L., Wright, M. J., & Papathanasiou, A. (2013). Secrets and disclosures: How young children handle secrets. *The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 174, 316-334.
- Bellman, B. (1984). *The language of secrecy*.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Bok, S. (1984). *Secrets: On the ethics of concealment and revelation*. Oxford,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ottoms, B. L., Goodman, G. S., Schwartz - Kenney, B. M., & Thomas, S. N. (2002). Understanding children's use of secrecy in the context of eyewitness reports. *Law and Human Behavior*, 26, 285-313.
- Bumpus, M. F., & Hill, L. G. (2008). Secrecy and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during middle childhood: Associations with parental knowledge and child adjustment. *Parenting: Science and Practice*, 8, 93-116.
- DeJesus, J. M., Rhodes, M., & Kinzler, K. D. (2014). Evaluations versus expectations: Children's divergent beliefs about resource distribution. *Cognitive Science*, 38, 178-193.
- DeScioli, P., & Kurzban, R. (2009). The alliance hypothesis for human friendship. *PLoS ONE*, 4, e5802.
- Dunn, J. (2004). *Children's friendships: The beginnings of intimacy*. Malden, MA: Blackwell.
- Dykstra, V. W., Willoughby, T., & Evans, A. D. A. (2020). Longitudinal 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lie-telling, secrecy,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quality,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in late-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J Youth Adolescence*, 49, 438-448.
- Frijns, T., & Finkenauer, C. (2009). Longitudinal associations between keeping a secret and psychosocial adjustment in adolesc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33, 145-154.
- Finkenauer, C., Engels, R. C. M. E., & Meeus, W. (2002). Keeping secrets from parent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secrecy in adolescence.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31, 123-136.
- Furman, W., & Bierman, K. L. (1984). Children's conceptions of friendship: A multimethod study of developmental change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 925-931.
- Herrmann, E., Keupp, S., Hare, B., Vaish, A., & Tomasello, M. (2013). Direct and indirect reputation formation in non-human great apes (Pan paniscus, Pan troglodytes, Gorilla, Pongo pygmaeus) and human children (Homo sapien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sychology*, 127, 63-75.
- Jennifer, V., Stephanie, J. E., Theodore, S. T., Sterett, H. M., & Cwikla, J. (2018). Young children's theory of mind predicts more sharing with friends over time. *Child Development*, 91(1), 110-115.
- Jingjing, W. (2015). The study review of children's secret in Western country. *Advances in Psychology*, 5, 112-118.
- Kelly, A. E. (1999). Revealing personal secret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8, 105-108.
- Kim, S., Harris, P. L., & Warneken, F. (2014). Is it okay to tell? Children's judgement abou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Briti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2, 291-304.
- Last, U., & Aharoni - Etzioni, A. (1995). Secrets and reasons for secrecy among school-aged children: Developmental trends and gender differences. *The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 156, 191-203.
- Liberman, Z., & Shaw, A. (2017). Children use partial resource sharing as a cue to friendship.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159, 96-109.
- Liberman, Z., & Shaw, A. (2018). Secret to friendship: Children make inferences about friendship based on secret sharing.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54(11), 2139-2150.
- Misch, A., Over, H., & Carpenter, M. (2016). I won't tell: Young children show loyalty to their group by keeping group secret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142, 96-106.
- Moore, C. (2009). Fairness in children's resource allocation depends on the recipient.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 944-948.
- Norton, R., Feldman, C., & Tafoya, D. (1974). Risk parameters across types of secrets.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21, 450-454.

- Olson, K. R. , & Spelke, E. S. (2008). Foundations of cooperation in young children. *Cognition*, 108, 222 – 231.
- Paulus, M. (2016). Friendship trumps neediness: The impact of social relations and others' wealth on preschool children's sharing.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146, 106 – 120.
- Paulus, M. , Christner, N. , & Wörle, M. (2020). The normative status of friendship: Do young children enforce sharing with friends and appreciate reasonable partialit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194, 1 – 8.
- Paulus, M. , & Moore, C. (2014). The development of recipient dependent sharing behavior and sharing expectations in preschool childre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50, 914 – 921.
- Peskin, J. , & Ardino, V. (2003). Representing the mental world in children's social behaviour: Playing hide – and – seek and keeping a secret. *Social Development*, 12, 496 – 512.
- Pipe, M. , & Goodman, G. S. (1991). Elements of secrecy: Implications for children's testimony. *Behavioural Sciences and the Law*, 9, 33 – 41.
- Rotenberg, K. J. (1986). Same – sex patterns and sex differences in the trust – value basis of children's friendship. *Sex Roles*, 15, 613 – 626.
- Rotenberg, K. J. (1995).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restrictive disclosure to friends.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 156(3), 279.
- Rotenberg, K. J. , Michalik, N. , Eisenberg, N. , & Betts, L. R. (2008). The relations among young children's peer – reported trustworthiness, inhibitory control, and preschool adjustment.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Quarterly*, 23, 288 – 298.
- Shaw, A. , Li, V. , & Olson, K. R. (2013). Reputation is everything. In M. R. Banaji & S. A. Gelman (Eds.), *Navigating the social world* (pp. 220 – 224).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ilver, I. M. , & Shaw, A. (2018). Pint – sized public relations: Developing reputation management.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2, 277 – 279.
- Smetana, J. G. , & Ball, C. L. (2017). *Young children's moral judgments, justifications, and emotion attributions in peer relationship contexts*. Child Development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 Stack, J. , & Romero – Rivas, C. (2020). Merit overrules theory of mind when young children share resources with others. *PLOS ONE*, (1), 6 – 10.
- Underwood, M. K. (1997). Peer social status and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the expression and control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s. *Merrill Palmer Quarterly*, 43(4), 610 – 634.
- Van Manen, M. , & Levering, B. (1996). *Children's secrets: Intimacy, privacy and the self reconsidered*. New York, NY: Teachers College Press.
- Vrij, A. , Nunkoosing, K. , Paterson, B. , Oosterwegel, A. , & Soukara, S. (2002). Characteristics of secrets and the frequency, reasons and effects of secrets keeping and disclosure. *Journal of Community &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2, 56 – 70.
- Watson, A. J. , & Valtin, R. (1997). Secrecy in middle childhoo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21, 431 – 452.
- Wimmer, H. , & Perner, J. (1983). Beliefs about beliefs: Representation and constraining function of wrong beliefs in young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deception. *Cognition*, 13(1), 103 – 128.
- Yu, J. , Zhu, L. , & Leslie, A. M. (2016). Children's sharing behavior in mini – dictator games: The role of in – group favoritism and theory of mind. *Child Development*, 87, 1747 – 1757.

Preschoolers Make Inferences about Friendship based on Secret Sharing

Chen Shuiping¹, Xie Junqing², Wang Lin³

(1. School of Education, Jiangxi Science & Technology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38;

2. Jiangxi Foreign Language and Trade Vocational College, Nanchang 330099;

3. Honggutan Yunxi Nursery School, Nanchang 330038)

Abstract: Secrets carry valuable social information, people are typically selective in whom they share their secrets to. In the current research, we examined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of reasoning about secret sharing as an indication of third – party friendship for preschoolers through two experiments. Experiment 1 investigated whether children inferred friendship based secret sharing compared with sharing a physical object. The result showed that children before the age of 5 could not fully understand the social relationship represented by sharing secrets. They believed that sharing a physical object could better represent the friendship. Children aged 5 – 6 treated sharing a secret as a stronger cue to friendship than sharing a physical object. Experiment 2 explored the influence of sharing secrets wi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formation and physical objects on children's inference of friendship. It was found that children were more inclined to think that there was friendship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sharing negative secret. The work suggested that negative secret disclosure should be a powerful cue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Children could understand the broader social significance of secrets.

Key words: preschoolers; secret sharing; physical objects; friendship